

妈妈在税务局工作的日子

燕南 2018-3.12

1953 年夏天我从福州读完小学回到石码家里，妈妈正在找工作。有一天妈妈出门时对我们说，她如果迟回来，就是找到工作了。那一天傍晚，我和弟弟坐在我们二楼住房的楼梯口等。我们兄弟俩肚子是饿了，但我们互相鼓励道：就让妈妈再迟一点回来吧。

楼梯口有一个栏杆门。栏杆门是爸爸在世时装的，但插入墙壁的榫头现在整块松了。二楼靠天台的地板由于常年浸润雨水，烂了两块砖的位置。天台上的天窗漏水，慢慢地屋顶塌了。孤儿寡母的我们不会动手，也没钱请人修。还好，妈妈这一天果然迟迟才回家。她果然得了一份在县税务局的工作。



这份工作开始是临时工。这个头衔是我亲耳听到的。一个晚上我带弟弟去税务局的大厅看大人们在大汽灯下打乒乓球。他们的书记问我们是谁。“临时工林某某的孩子，”有人就这样回答了。管乒乓球桌的是通信员。他打杂，分发报纸，还可以骑着一辆自行车四处跑。刚读初中，没有自行车的我，可羡慕他的工作呢。数学课制作三角形模版需要原材料，我就找通信员要到破的 78 转的胶质唱片。

虽然是临时工，但遇到的同事都很好。照片中的阿銮也姓林，因此成了我们一辈子的阿銮姨。带领她们的是老税务福州人陈祖武。我们直呼其名，但他成了我们一辈子的好长辈。有一次妈妈把弟弟寄在他家，祖武的妻子晚上睡觉前还为弟弟洗脚。1975 年，弟弟受伤需要从石

码送往漳州开刀。车是蔬菜公司派的大卡车。弟弟躺在一张行军床，四个大人一人持一角，祖武就在其中，一路站着，护送到 20 公里外的专区医院。

妈妈的同事中有一位是周剑阁阿姨。她后来去香港与丈夫团聚。读大学时我还请她给我买了一本可以捏在掌心的袖珍英汉字典。值得一提的是同事马锐勋。老马的年龄虽然比妈妈小几岁，但他学识高，理论水平高，工资有六七十块（妈妈转正后工资是 32 块）。弟弟生日那天，他送给弟弟一本精装的《叶圣陶童话》。1958 年“大跃进”“灭四害”（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子）的时候，老马常带我夜间去掏麻雀窝。梯子他扛。到了庙堂或大宅，手电筒照到有白色鸟粪的屋檐下，我就上去掏。有一次在一个粮库旁边，惊动了个护库人，持着大棒吆喝着要打我们。



老马拥有一支火药枪。从王公巷到一中途中，曾经有一个畜牧场。我曾经在那里一枪打到十来只麻雀。不过，这种后座式火药枪其实很不安全。它是先把火药从枪口放进后膛，然后灌进铁砂，瞄准后按动扳

机引爆。火药枪用了两三次，就被老马讨回去了。当时，实在难割难舍。但今天想想，如果我自己拥有那么一把火药枪，如果某一天枪膛爆炸，我就没有今天的这么多“如果”了。

老马把火药枪要回去，是因为他就要被解职了。他解放初从金门游水过来投共的事现在受到

怀疑。他先是被调动到一中去，然后就彻底丢掉公职回乡了。因为我常在一中图书馆出入，走以前他请我留神他的信件。后来我收到他的一张报社的汇款单，还花了一角钱刻了马锐勋三个字的印章，到邮局把钱领出来给他寄去。他留下三大本日记，我也细细看过。都是学马（马克思）学毛的高深心得体会。真难为他了。改革开放后，他才得到平反。

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妈妈被调到九湖供销社。弟弟此时正好从实验小学考上龙海一中。我就持录取书去学校找朱振民校长，要求让弟弟转学到漳州一中去，因为漳州一中离九湖供销社就四里路。签名表示同意的除了朱校长还有教务主任吴文潞。（20多年后，他成了弟弟的岳父。）然后，我带弟弟去漳州一中。一进校门口就见到办理注册的几张桌子。一说明来由，校长本人就把文件接过去。看朱校长同意了，他也马上签名同意。弟弟就这样在漳州一中读了三年初中。到他要上高中时，妈妈又调回石码，因此弟弟又回到龙海一中读高中。当年上学、转学、见校长显然都不难。